

# 她们与抽象——介于身份与媒介的女性抽象艺术展

■李毅萌

近日在西岸美术馆推出将持续至3月8日的特展“她们与抽象”，这是国内第一个聚焦女性抽象艺术家群体的专题展，重新审视了西方抽象艺术自始至今的历程。它通过抽象艺术的线索，向观众再现了一位位在历史中隐去身影的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正如首席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赛尔说：“这场展览就是要明确那些应得到重视的女艺术家们所作出的贡献，而不在乎她们是否是这股艺术潮流的开创者，重要的是，她们切实参与到了这段独具一格且前所未有的历史之中。”

女性的表达与艺术制作，为男性的主体立场和被动的客体角色之间创造了一种悬隔，或者说是一种差异空间。对抽象艺术的建构，女性们的艺术手法和男性的不同，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对这一思想表达媒介进行了新的诠释。当她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探求抽象的艺术性时，媒介和公众空间就成了必然要关注的要素。重要的是，在视觉领域层面，女性视角的主观见解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西方哲学主体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局限，消融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让女性成为看上去普遍存在的标准“我”的典型。

回到展厅，我们会发现本次展览不仅带有女性主义的视角，还将显学的西方抽象艺术与隐没的中国抽象艺术进行了并置，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艺术观也展现了西岸美术馆一直以来的努力，一种让艺术的多样性得到真正尊重和褒扬的努力。

不仅仅是女性艺术家与男性艺术家之间的问题需要被正视，女性艺术家之间的重要而复杂的差异也要被给予展现。35位参展女性艺术家的肖像照片，将她们从“女性艺术家群体”的身份中得以暂时抽离。在观看她们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位艺术家的个体性差异，除了艺术的群体性执着是相同的，她们不应该被作为艺术史中的同质种类进行概述评论。

在此基础上，本次展览以19世纪末抽象源头的洛伊·富勒蛇舞表演影像为开篇，重访欧洲现代主义先锋派、抽象表现主义、光学与动能艺术、织物艺术等，还呈现21世纪的艺术家安·维罗妮卡·詹森斯的装置作品，使观众能够体验超越展品，向空间延伸的抽象风格。展览试图超越视觉艺术的范畴，消除对艺术流派的划分和人们对于抽象派的误解，重新探讨20世纪西方艺术史所建立起的既有抽象派标准。具体到女性艺术议题，展览不再是简单地问及主题是什么，而是开始探询一个主题生成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从对象化和边缘化的逻辑中拉出来。

洛伊·富勒以光、舞蹈和织物的艺术将“自我”从表演中置身事外，由此诞生出一种超自然的场域。作为表演艺术的舞蹈，《蛇舞II》是多种感官、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所以舞蹈有望瓦解固定的艺术分类，以令人耳目一新、匪夷所思的方式确切表达主体的复杂感受。这是一种新的体态认知，一种由身姿、运动和身心间的

密切关系铭刻的形象记忆，或者说谱写的形象史。

索尼娅·德劳内的抽象艺术通过互补色将“共时对比”法则进行了强化，并在此基础上与作家合作创作了“诗与画”作品《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法国小让娜的散文诗》。该作品强调艺术品产生的过程性，强调文字、图像和物体相互之间的策略性关系。次年，在《电棱镜》这件作品中，电灯泡发出彩色光的短暂变化成为了作品的唯一主题。像是不断旋转、重叠的万花筒，不可思议的光融合巧妙地展现在观者视线中。可以说，索尼娅·德劳内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凭此视角，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联系。

奥雷莉·内穆尔的《基石》是具体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凡·杜斯堡对这种风格的命名作出了以下阐释：“这是一种具体且非抽象的绘画，因为没有什么比一根线条、一种颜色、一块平面更具体和更真实的了。”作品对自主能动性和真实性要求的批判，不仅带有现代性形式简化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重新定义艺术的手段。

玛尔塔·博托作为动力学和编程艺术先驱，其作品以运动、光和颜色的概念为中心，在延续其早期几何抽象的基础上，开始反思世界中以重复原则为导向的情感和行为。《群集反射》便是博托所寻找的一种能够唤醒不同情感、快乐和紧张心理反应的艺术，一种可以成为精神药物的艺术。

刚果大气中光的变化让安·维罗妮卡·詹森斯印象深刻。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她不断使用工业材料创造“路标”对环境进行干预，以此揭示环境的特殊性，让观者反思感知的过程与方式。《玫瑰》作为其成熟时期的作品，在继承感知再体悟的基础上，詹森斯开始打破物质性为界限的空间感知，通过引入一些非物质性的材料：光、声音和雾，让观者全面体验空间的广泛差异性。在这里，观者与所处空间不仅在视觉和身体上，更是在时间和心理层面与空间结构进行对话。

总之，她们的历史不是“文字式”或“直观式”的描述，而是创造、表演、想象、“纠结”和“填补”的结果。这也成为了艺术创造历史和艺术介入历史的重要力量。正如玛莎·麦斯基蒙在《女性制作艺术：历史、主体、审美》中说到：“不存在一种典型的女性艺术，女性艺术是存在于物质性、主体和中介作用的关系之中，因而具有主题不确定、定位模糊的特征。”女性制作的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异质的、主体不固定的。这些艺术强调具体可感和情景显现对思考、创造和认识的重要作用，挑战了文化和艺术领域中那些片面、静止的观念，促进了当代社会视觉文化的重构。同样的，在诉说根本差异中，这种从目标到过程的转变，既是对新的主体模式的探询，也谈及了认可制作本身必须附有意义的艺术实践的发展。

# 艺术天赋的“有余”与“不足”

■何光锐

“进步”，几乎是一个绝对的褒义词。小时候，经常听到别人对我们说“祝你学习进步！”，成人以后，我们常常送出这样的祝愿，至于自己是否还在进步，却似乎不太关心。

从事艺术的人跟常人不同，他们大概总是希望并且努力在艺术上取得进步的。吴昌硕临石鼓文六十年，“一日有一日之境界”，齐白石的绘画大成于晚年，这些都是听起来十分励志的案例。

然而，艺术的学习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进步”往往会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盘旋不进”才是常态。古人常叹息曰：“长年未能寸进”。今天的传统书画家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五十岁左右是艺术生涯的一个“坎”，只有个别别人能够继续突破和“进步”，大多数人则原地踏步甚至走下坡。

苏轼《记与君谔论书》云：“往年予尝戏谓君谔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谔颇诺，以谓能近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关于这则掌故，后人往往过度演绎，将“如溯急流”解读为用笔上的逆势取“涩”。其实坡翁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书法的学习，一旦到达了一个“平台期”之后，真的如逆水行舟，“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

拿本人来说，拈笔写字至少也有三十年时间了，近年来每每感到困惑：按说自

己对书法的爱好不可谓不深，用功也不可谓不勤，为什么迄今还是拿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来呢？而笔者的一位友人酷爱写意画，从二十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其构图意境就颇具美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竟越发茫然，不知道艺术“进步”的方向在哪里。我俩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艺术的天赋。

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读到清代画家恽寿平《瓯香馆集》中的一段话，顿时恍然大悟。恽寿平是这样说的：“凡人往往以己所足处求进，服习既久，必至偏重，习气亦由此而生。习气者，即用力之过，不能适补其本分之不足，而转增其气力之有余，是以艺成而习亦随之。”

但凡与艺术结缘者，多半出于兴趣，而兴趣则同时意味着天性所在。凭借此“天性”，在较短时期内于艺术能够有所“深入”，否则无法保持其兴趣。然而由于禀赋所偏，在学习过程中自然会出现“有余”与“不足”之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在“有余”处持续用力，而不愿意去弥补“其本分之不足”呢？除了思维惯性起作用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于“有余”处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以及能力所带来的“快感”。而要弥补改进“不足”之处，则是一件麻烦而“乏趣”的事，需要清醒的认识

和直面自我的勇气。正如一个偏好进攻的竞技选手，要想改变防守意识的薄弱，如果没有教练的训督与引导，光靠其自身是难以办到的。潜意识里的迷恋、畏难与惰性，会让他寻找各种“有利”的理论来为自己开脱，因为“人们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求印证已有的”。

就笔者自身的习书经验来分析，从一开始就注重笔法与点画，而忽视结体与章法。由于在用笔中渐能体会到那种“擒纵”的妙处，看到笔下线条质量的提高，于是临帖时全副心思都在笔尖上，就像一个足球选手只会埋头盘球，不去观察周边情势与场上全局。更重要的是，还能为自己的这一倾向找到有力的理论依据——赵孟頫不是说了吗，“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我也并非不重视结体呀，等我把笔法先练成了，再来仔细研究也不迟。每当感觉自己的书法停滞不前时，就把原因归结到用笔“功夫”不够上，于是，“不能适补其本分之不足，而转增其气力之有余”。殊不知事物总是相互依存普遍联系的，并没有孤立存在的“功夫”，“力屈万夫”与“韵高千古”不是割裂开的两件事，力在韵中，韵在力中，笔法笔力的真正提升，也应在结体与谋篇的运用过程中得以实现。

而笔者的那位友人则恰恰相反。他的形式美感来自天赋，画画时构图布局几

乎不假思索，而都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所以他每一提笔，总是着眼于“整体性”，总是“作品意识”先行，而不肯沉下心来，从一株树一块石开始，在笔法墨法上用功。临摹古人佳作时，也都在图式上打主意，试图取他一瓢羹，泡成一锅汤。年与时驰，他的“作品”不可谓不多，题材样式不可以谓不广，然而远观则“气韵”生动，近看则笔墨虚浮，找不到“骨法”所在。

世上事其实并没有难与易的绝对分界。心之所在，难者化为易；心不在焉，则易者翻为难。所谓“本性难移”，重在“难”字，而并非不可以“移”。所难者何？难在觉悟耳。因为常人总是执迷于“己所足处”，不愿意去深究与面对“其本分之不足”。要想做到像鲁迅先生那样，“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从这个角度看，“知难行易”一语，自有它的道理在。

也许有人会疑虑：当你转头去弥补“本分之不足”时，会不会丢掉原来的长处？实际上，人的最大力量，正源于对自我的超越。西哲阿基米德曰：“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对于个人的完善提升而言，你的“不足”之处，正是那个杠杆的支点所在。

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弱处”增长一寸，那么，他原来的“长处”也许将被放大一丈。